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賜道士及第高壽等御製詩湖北湖東盛地產穀粟糧餉等物都尉世流

元紀十六

起元默困敦正月盡旃蒙
單閼三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諱阿裕爾巴里巴特喇順宗
次子武宗母弟也至元二十

二年三月丙子生大德九年與太后出居懷州十
一年正月成宗崩帝與太后入大都平內難遣使
迎武宗武宗至上都帝與太后往
會之武宗即位詔立帝爲皇太子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斯布哈曰凡

大臣不法卿等劾奏勿避 癸卯敕諸僧犯姦盜論僞

門訟仍令有司專治之 戊午制諸王設王傅六員其

次設官四員 壬戌陞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

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也 帝嘗命道士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御史臺近侍譖道士於帝當殺者六人中丞張珪力辨道士無死罪帝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珪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乃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帝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珪復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帝爲寬道士罪親解衣以賜珪旣而帝語近臣曰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慰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

因以御巾拭面額納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勿失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燕京之始平也宣撫使王楫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石鼓列廡下及國子監立以其廟爲大都路學至是復徙石鼓於國子監 辛未改安西路爲奉元路吉州路爲吉安路 壬申以霸州文安縣屯田水患遣官疏浚之 甲戌制定封贈名裔等級 改和林省爲嶺北省 賜晉王伊蘇特穆爾舊作也系鐵木兒今改及世祖諸皇子等民戶有差使食其歲賦 己卯八百媳婦獻馴象二 庚寅救嶺

北省賑闕倉流民兩淮民種荒田者如例納稅 賑運
鄒州饑 詔勉勵學校以國子監虞集言升監丞吳澄
爲司業與齊履謙同日竝命時號得人澄用程顥學校
奏疏胡安國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
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
行而履謙以遷去澄亦移病歸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
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及
眞州疾作而還學制稍爲之廢 三月丁酉劾罷諸王
大臣私第營繕 己亥以生日爲天壽節 戊申以前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達實哈雅爲御史大夫 庚申簡

汰大明宮興聖宮宿衛 甲子遣戶部尚書瑪爾經理
河南屯田 乙丑命河南省建故丞相阿珠祠堂 初
帝元日臨朝謂中書省臣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至
是約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約首言河南行省
丞布琳吉岱勳閥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
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
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
源右司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 夏四月丁卯簡
汰控鶴還本籍 以都水監隸大司農寺 庚午命浙
東都元帥鄭祐同浙江軍官教練水軍 辛未給鈔萬

錠修香山永安寺 癸酉帝如上都 庚寅太白經天

五月丙申朔以中書平章哈克繖舊倫合散今改爲中書左

丞相江浙行省平章章律舊倫張璽今改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改和林路爲和寧路 諸王托克斯哈密實以農

時出獵擾民敕禁止之自今十月方許出獵 六月乙

丑朔日有食之 丁卯天雨毛 己巳敕李孟博選中

外才學之士任翰林 丁亥敕罷封贈誡左右守法度

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時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

王之齋者前後相繼故有是敕 秋七月丙午升大司

農秩從一品帝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諸知

農事者用之 中書參知政事賈鈞以病請告賜鈔給

安車還鄉 八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許師敬爲中書參

知政事 庚辰帝至上都 辛卯敕雲南省右丞阿

固岱

舊作阿呼
台今改

等率蒙古兵從雲南王討八百媳婦

以張珪爲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逾嶺以

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珪曰是徒寘之死

地耳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前死者

官給樸傳還家從之

徽政院使實勒們

舊作失烈門
今改請

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眾

恐懼承命張珪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

欲此將何爲因不署事得寢實勒們由是怨珪是月

濱州旱涇縣水賑之九月丁酉增江浙漕糧二十

萬石戊戌罷征八百媳婦大小徹里蠻以璽書招諭

之尋獻馴象及方物甲辰以參議中書省事阿布哈

雅舊作阿卜海牙今改爲參知政事壬戌瓊州黎賊嘯聚遣官

招諭冬十月甲子有事于太廟雲南行省右丞索

勒濟爾威有罪國師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

吏事豈當與耶癸未以中書參知政事察罕爲平章

政事商議中書省事戊子翰林學士承旨伊董齊布

哈等進順宗成宗武宗實錄辛卯赦天下賜李孟

潞州田二十頃 十一月甲辰捕滄州羣盜阿寶達等
擒之支解以徇 丙午諭六部官毋隔越中書奏事

庚申占城獻犀象緬國遣使來朝 中書平章政事李

孟請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勿久畱孤
朕所望十二月孟入朝帝大悅孟因請謝事優詔不允

請益堅癸亥乃命孟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
林 癸酉遣使分道決囚 庚辰知樞密院事達實曼

罷 鷹坊請往河南湖廣括取孔雀珍禽帝以擾民不
允 丁亥中書省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行省六
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佗疑咨呈以致文繁事弊詔

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成式以聞 是歲以左司郎中張思明爲兩江鹽運使歲課充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爲額是我希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也 以梁曾爲先朝舊臣特起昭文館大學士曾累章乞致仕不允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與諸老議之 前翰林學士承旨姚燧卒謚曰文燧少學于許衡其爲文宗韓愈衡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石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

八世之道也燧自是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當世爭求其
文詞無滯美高麗藩王欲求燧詩文燧不與奉詔乃與
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篋燧即時分散於八一
無所取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
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過人類如此

皇慶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太府卿圖呼魯

舊倫禿忽魯今改爲

中書右丞相時特們德爾

舊倫鐵木迭兒今改

以病去職故以圖

呼魯代之樞密副使張珪爲中書平章政事以代李孟

也

攷異道園學古錄撰張珪墓誌銘以珪拜平章政事

在延祐二年此誤也珪在中書請清中書之務在皇
慶二年二月至五月已去位延祐中珪未嘗復出以太
后惡之也安得有延祐二年拜平章之事此蓋以皇慶

延祐同爲仁宗紀年道園誤認二年爲延祐元史本傳
祇以誌銘爲據不復詳考矣宰相表佺皇慶二年正月
當得其實本紀系于元年十二月李孟致仕
之後疑因珪代李孟而連書之也今從表 己未置

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召河南行省右丞郝天挺爲

御史中丞天挺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
職在擊姦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
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
言 二月壬戌改典內院爲中政院秩正二品 己卯
免徵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修佛事日
用羊九千四百四十救遵舊制易以蔬食 命張珪綱
領國子學 辛巳詔以錢糧造佺訴訟等事悉歸有司

以清中書之務從張珪之請也。丁亥敕外任官應有
公田而無者皆以至元鈔給之。功德使策琳沁等以
佛事奏釋重囚不允。帝諭左右曰：回回以寶玉鬻于
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
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三月丙午，冊立皇后鴻吉哩
氏。壬子，圖呼魯言臣等職專變理，去秋至春亢旱，民
間乏食而又隕霜雨，天文示變，皆由臣等不能宣上
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
勿復言。教坊使曹耀珠舊作交得幸，命爲禮部尚書。
張珪諫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帝曰：姑聽其至。

部而去之珪力言不可乃止 皇太后命以特們德爾
爲太師以太師萬戶博實參知行省政事張珪言於帝
曰太師輔上道德特們德爾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
外執政帝然之太后聞而怒甚於是實勒們之譖得行
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其略曰先帝即位之
初大事方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奮之太高遂使
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裁
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管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是則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濫則日
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

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
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
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請自
今惟大臣可急遴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
方許超遷以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姦之弊尋出爲河南
行省平章時河南王布琳濟達舊倫卜降吉帶今改爲丞相待以
師禮由是教化大行未幾卒諡文定 丙辰帝以亢旱
旣久於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 詔敦諭勸課
農桑 夏四月乙亥帝如上都 丙子高麗國王王璋
辭位以其世子王燾爲征東行省左丞相封高麗國王

時朝廷欲璋歸國璋無以爲詞請傳位于其子 甲申

詔遴選賢士纂修國史 乙酉御史臺言富人夤緣特

旨濫受官齎徵政宣徵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爲
貧乏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佗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
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土
田每歲徵租擾民尤甚請悉革其弊制可 眞定保定
大寧路饑竝免今年田租之三 安南國貢方物 五

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太后多寵倖惡張珪持正
倖臣實勒們等尤嫉之以帝遇之厚未敢遽發至是帝
由居庸巡上都乃以中旨召珪至宮門下數以違懿旨

之罪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朕來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擇遣人賜珪酒遂拜大司徒珪謝病家居

放異張珪之罷本紀
閱書傳文年月多舛

五今
從表

辛丑以中書右丞哲伯都拉爲平章政事左丞

巴喇托音爲右丞參知政事阿布哈雅爲左丞參議中書省事圖魯哈特穆爾爲參知政事 順德冀寧饑原

州水賑之 六月己未京師地震癸亥圖呼魯等以災

異乞賜放黜不允 丙寅京師地又震 己卯河東廉

訪使趙簡請選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侍讀學士講明

治道以廣聖聽從之 御史臺言比年廉訪司多不悉心奉職宜令監察御史檢察數名實而黜陟之廣海及甘肅雲南地遠遷調者憚勿冒往請今後加一等官之制可 壬午命監察御史檢察監學官考其殿最 甲申建崇文閣於國子監 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 河決陳亳睢州及開封之陳畱縣沒民田廬先是命官沿河相視上治河之議而竟未施行故有此患 秋七月癸巳以佺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榷茶批驗所并茶田局官 庚子立長秋寺掌

武宗皇后宮政 壬寅京師地震 己酉改淮東淮西
道宣慰司爲淮東宣慰司以淮西三路隸河南省 敕
守令勸課農桑勤者陞遷怠者黜降著爲令 丁巳太
白經天 八月戊午朔揚州路崇明州大風海潮泛濫
漂沒民居 丁卯帝至上都 庚午以侍御史薛居
敬爲中書參知政事 九月癸巳以宣徽院使鄂勒哲
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徒寺旁墜
冢 京師大旱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
舉桑林六事以對忤時宰意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
中書集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陝西行臺

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佗佛事疎放罪囚
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資緣以免實紊典
常必欲修政以答天遣無有先于此者不報 初世祖
成宗皆嘗議定科舉制而未及行至是帝與李孟論用
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
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
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
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冬十月丁卯敕中書省議行科舉
辛未徙崑山州治於太倉昌平縣治於新店 癸未
以遼陽路之懿州隸遼陽行省復置蒙陰縣隸莒州

乙酉旌表高州民蕭文妻趙氏貞節免其家科差 壬寅漢人南人高麗人宿衛分司上都勿給弓矢 甲辰行科舉帝使程鉅夫及李孟許師敬議其事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於是今鉅夫草詔行之令天下以皇慶二年八月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自後率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

之用而治道可興也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
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
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
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
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
非自天降地出豈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
令求經明行修者身自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俟其
德化之成庶幾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操履近正而不

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議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
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愚之徒者延致之日誠誦其書使
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
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
動乎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十二月丙子定百
官致仕資格 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
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
沈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引出之葬於鼉鼉
蛟龍之腹者比比而有有司名曰烏蠶戶蠶音至是特
旨放免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敬儼俾掾吏具烏蠶戶姓

新定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一
名置冊申解同列皆曰中書咨文無是可不必也儼曰
萬一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皇太后中使至人
咸服儼先見之明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以中書右丞劉正爲平章政事
帝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
仕不許遂有是命時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
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
臺臣言變理非其人姦邪蒙蔽民多冤抑感傷和氣所
致詔會議平章李孟曰變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
賢路平章呼圖布鼎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臧否時政

可還詰之正言臺省一體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
分異耶竟如呼圖布鼎言 庚子敕各省平章爲首者
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以江浙行省左丞高昉爲中書參知政事 丁未詔

改元延祐 庚戌中書省臣圖古勒等以災變乞罷不

允 二月戊辰大寧路地震 中書省言比奉詔漢人

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

用然永古特舊作雍古今改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甲戌拜世

延參知政事 壬午以哈克繖爲中書右丞相與平章

李孟監修國史以揭傒斯爲國史編修官傒斯富州人

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至是以鉅夫
薦充編修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書方可
名史筆若他人所爲直謄吏牘耳 癸未以參知政事
高昉爲集賢學士 三月戊戌眞定保定河閒民饑給
糧兩月 癸卯暹羅入貢 乙巳以僧人佗佛事擅釋
獄囚命中書審察 戊寅帝如上都 己酉敕姦民宮
其子爲閹宦謀避徭役者罪之 辛亥命參知政事趙
世延綱領國子學 癸丑中書平章察罕致仕察罕暮
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目逆之
曰白雲先生來也初以病請告暨還朝與李孟入謝帝

門白雲病愈耶頓首對曰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不覺
沈疴去體耳帝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察罕天
性孝友田宅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
復分與田宅奴婢縱放爲民者甚眾旣致仕優游八年
以壽終 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竝坐法當死帝歎
曰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
母毋絕其祀 閏月甲寅朔敕減樞密知院冗員 辛
酉罷咒僧月給俸 遣人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有
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丁丑畿內饑賑之濟地等路隕
霜殺桑果禾苗歸州饑出粟平糶 馬八兒國來貢

夏四月甲申朔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己酉以特們
德爾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右丞相哈克織言臣非世
勳族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特們德爾練達政體
且嘗監修國史請授之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事
悉合議之帝然其言令啓皇太后與之印 敕郡縣官
勤職者加賜幣帛 立回回國子監 帝以資治通鑑
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呼圖魯都爾密實及李
孟擇其切要者繹寫以進 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
地二十八頃 禁諸王支屬徑取分地租賦以擾民
敕嶺北行省瘞陳沒遺骸 戊寅京兆爲故儒臣許衡

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 武陵縣霖雨水溢溺死居
民漂沒廬舍禾稼膚施縣大風雹損禾并傷畜 六月
戊子敕內侍今後止授中官勿畀文階 置雲南行省
儒學提舉司 甲辰敕諸王戚里入覲者宜趁夏時芻
牧至上都勿輒入京師有事遣使奏稟 賑衡州等路
饑 秋七月庚午命中書省議復封贈 賜晉王伊蘇
特穆爾部鈔千錠 詔開下蕃市舶之禁 乙亥會福
院越制奏旨除官敕自今舉人聽中書可否以聞 渾
河隄決淹沒民田發廩賑之 八月戊子帝至自上都
癸卯陞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秩正二品 丁未冀

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死者三百餘人
河南行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
驟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
自犯之耳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
視可以疏濶隄障未及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
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
邨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堰所擬不一
宜委官按驗從長講議於是命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
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多爾濟等上白河陰下至陳州
與該州縣官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邨河口測量比舊

淺減六尺陳畱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
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各官議以
爲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大河東北入海歷年
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爲閉塞正
及農忙科椿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計郡縣
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
上至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以小黃口分
泄之故竝無衝決此其明驗也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
地今歲麥禾未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柰下流無可疏
之處若將小黃邨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

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愛勢難兩全當遣
小就大如免陳邨差稅賑其饑民陳畱通許太康縣被
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邨河口仍就通流外當
修築月隄并障水隄於是汴梁路所轄州縣河隄或
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列奏上不果行 九月
己巳復以特們德爾爲中書右丞相哈克繼爲左丞相
特們德爾言比聞近侍隔越奏旨者眾倘非禁止致治
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
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眾中國物輕蕃貨反重
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

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又經用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唯預買山東河間運司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 罷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冬十月乙未敕吏人轉官止從七品在選者降等注授 申飭內侍及諸

司隔越中書奏請之禁及下蕃商販給牒徵稅遣官括
淮民所佃閑田不輸稅者從特們德爾請也 庚戌監

察御史言請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
試以武事而後任之制可 十一月壬子陞司天臺爲

司天監秩正三品賜銀印 戊辰以通政院使蕭拜珠

舊佗拜
住今改爲中書右丞 癸酉敕吏人賊行者黥其面

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戊寅特們德爾言比者僚屬

及六部諸臣皆晚至早退政務廢弛今後有如此者視
其輕重杖責之臣或自惰亦令諸人陳奏帝曰如更不
俊卽罷不敘 以前中書右丞相圖呼魯知樞密院事

詔檢覈浙西江東江西田稅章律言經理之法世祖
已行但其間多欺蔽遂遣章律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
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狃迫貪刻用事富民黠
吏竝緣爲姦樞密副使吳元珪言江南之平幾四十年
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爲能加之
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
福帝曰凡爾軍士之田悉遵舊制時有司以峻法相繩
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田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
者汴梁路總管達哈言其弊於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
十二萬 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駙馬權勢之人增價鬻

鹽 壬辰定官民車服制度帝以市人靡麗相尚僭禮
費財命中書省定其等第惟蒙古及集賢諸色人不禁
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書省定議孔子五十
三代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聞及元明善爲禮部尚
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代孫思晦當襲封衍聖
公奏上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
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
五百緡 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以翰林
學士承旨李孟復爲中書平章政事孟字量宏朗材略
過人三入中書民閒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歸至

當士無貴賤苟有賢者不進不止朝廷賴之 乙巳敕
經界諸衛屯田 是歲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履謙
酌舊制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
升上齋又必逾再歲始與私試詞理俱優者一分詞平
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
選六人以貢三年不通一經者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
人勵志多文學之士 特們德爾專政一日召刑曹官
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以久弗治獄莫敢對刑部侍
郎曹伯啓從容言曰事在赦前竟莫能奪其議宛平尹
盜官錢特們德爾欲并誅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伯

啓碭山人也

延祐二年春正月戊午賑懷孟衛輝饑 丙寅霖雨壞

渾河隄壞沒民田發卒補之 禁民煉鐵 發卒浚鄆

州漕河 己巳置大聖壽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庚午立行用庫於江陰州 敕以江南行臺贓罰鈔

賑恤饑民 乙亥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

陟官吏竝給銀印 特們德爾言天下庶務雖統于中

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

李孟左丞阿博哈雅參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

造倫驛傳委平章章律右丞蕭拜珠參政曹從革等領

之詔皆如所請 禁南人典質妻子商販爲奴 御史
臺言比年地震水旱民流盜起皆風憲顧忌失於糾察
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蒙蔽賞罰未當或獄有冤
濫賦役繁重以致乖和宜與老臣共議所由詔明言其
事當行者以聞 二月己卯朔會試進士命中書平章
政事李孟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吳澄楊剛中元明
善皆與焉於是得人爲多進士詣謁養浩皆不納但使
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爲 癸巳太白經
天 甲午詔禁民轉鬻養子 壬寅辰沅洞蠻突于道
爲寇敕調兵捕之 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試

進士賜呼圖克岱爾

舊倫護都
杏兒今改

張起嚴等五十六人及

第出身分進士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

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七品第三

甲正八品 庚午帝率諸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

太后尊號蠲天下逋欠稅課 丁丑以中書平章事章

律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政異元史宰相表
元年十月今從本紀

章律以

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御史楊多爾濟劾之故

調外多爾濟正色立朝帝爲改容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遷平定府知府兼管院右都史轉湖北湖廣總督地方事務兼理糧餉等事

元紀十七

起旃蒙單閏四月盡著雍
敦牂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聖文欽孝皇帝

延祐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日有會之 辛巳賜進士恩

榮宴於翰林院 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

七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竝授山長學正後

勿援例 敕諸王分地仍以流官爲達魯噶齊各位所

辟爲副達魯噶齊 命李孟等類集本朝條格俟成書

聞奏頒行 乙巳帝如上都 宣徽院以供尙膳遣人

獵于歸德敕以其擾民罷之

自特們德爾

舊作鐵木迭兒今改

定括田之議遣人分行各省苛急煩擾江西爲甚是月

贛州民蔡五九聚眾佗亂遠近騷動

攷異元史本紀佗七月蔡五九佗亂

今從經世大典佗四月蓋七月乃遣兵捕之耳

五月戊申朔改給各道廉訪

司銀印

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乙丑秦州成紀

斷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

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敕遣官覈驗賑

恤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之動者由在野

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耳

甲戌加授宦者中尙卿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六月

戊戌河決鄆州 辛丑以濟寧益都亢旱汰省衛士芻粟 贛州賊蔡五九圍寧都焚四關戕趙同知分掠郡邑 秋七月乙卯遣兵捕討蔡五九 甲子江南湖廣道奉使溫迪罕言廉訪使公田多取民租宜復舊制從之 癸酉命特們德爾總宣政院事 是月畿內大雨 鄒州昌平香河寶坻等縣水沒民田廬 八月丙戌官軍擊蔡五九寧都圍解五九益修攻具招集失業之民 勢益張遂陷汀州寧化縣僭稱王號遣江浙行省平章章律等率兵討之 巳丑帝至自上都 乙未臺臣言蔡五九之變皆由餉智密鼎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

暴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
張頃畝流毒居民請罷經理及旨括田租時臺臣不敢
斥言特們德爾建議之非但言有司奉行不善帝悟其
弊命罷其役詔下民大悅由是五九之勢漸衰 壬寅
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件讀四員 詔江浙行省印農桑
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旌表貴州達嚕噶齊
相元孫妻死節 監察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
中丞楊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
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昌平
令多爾濟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

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日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有上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多爾濟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旌其直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多爾濟可援例以請多爾濟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尙敢多求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勵儆

倖者乎 九月丁未章律以括田逼死九人敕吏部尙
書王居仁等鞠之 壬戌蔡五九眾潰伏誅餘黨悉平
賞軍士討捕功并官死事者子孫 參知政事趙世延
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相率
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
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陞辭帝特命仍還臺爲中
丞 冬十月庚辰以淮西廉訪使郭貫爲中書參知政
事 乙未授白雲宗主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 丁酉
加授特們德爾太師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爲彗犯紫
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辛未以星變赦天下減免各路

差稅有差丞相哈克繖等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毋憚於改又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修天變可弭也 遼東肅政廉訪使尉遲德誠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正諫官以遠讒佞崇科目以求人才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不報德誠尋卒 甲戌封武宗子和實拉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立帝爲太子命以次傳位於和實拉已而丞相三寶努復勸武宗立其子旣乃以哈喇托克托言而止至是

議立太子特們德爾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迪巴

拉

舊作碩德八刺今改

又與太后幸臣實勒們

舊作什烈門今改

譟和實

拉於兩宮遂有是命又譟哈喇托克托爲武帝舊臣詔逮至京師居數日綽和爾實勒們傳兩宮旨諭托克托曰初疑汝親于所事故言汝今察汝無它其復還鎮托克托入謝太后曰臣雖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爲不淡豈敢昧所自乎未幾遷江西行省左丞相

十二月庚寅增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命省臣定

擬封贈通例俾高下適宜以聞 旌表汀州寧化縣民

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隨眾入

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
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
孫含唾嚥之盜相顧駭嘆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
妻去者眾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賜旌表
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案不如程者令下刑部尙書
謝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尙慮失實豈
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宰相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遲
延祐三年春正月乙巳賑漢陽路飢 丙午增置晉王
府屬官 以眞定保定游飢禁畋獵 改直沽爲海津
鎮 二月丁丑調海口屯儲漢軍隸臨清運糧萬戶府

以供轉漕 戊寅賑河間等處飢 庚寅彗滅自去年

十一月丙午始見至是乃滅凡百有五日 王子敕衛

輝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

歐陽元史系于

四月壬午潛研堂跋尾云元敕封太師忠烈公殷比干廟碑作季春壬子當以碑爲正也今從之 三

月甲寅敕中書右丞蕭拜珠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

護送周王和實拉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官屬以遙授

中書左丞相圖古勒大司徒鄂爾多中政使尙家努山

北遼陽等路蒙古軍萬戶博囉翰林侍講學士嘉琿等

並常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唐古兵部尙書賽罕巴圖

魯爲中尉仍置諮議記室各二員遣就鎮 癸亥帝如

上都 王申鷹坊博囉等擾民於大同敕拘還所奉璽
書 禁大下春時田獵初議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
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孟子非之眾以爲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於
位年八十六守敬歷數儀象之學竝爲時用其尤濟時
者爲水利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楛而京師財用饒
復三白渠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足引汶泗以接
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
私陸費省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
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

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
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
水去海甚遠其流峻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甚緩
其言皆有徵驗論者惜其未盡見用云 夏四月癸酉
朔以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廉訪使以
見貯贓鈔賑之 橫州獠蠻爲寇命湖廣省發兵討捕
己亥以淮東廉訪司簽事苗好謙善課民農桑賜衣
一襲 庚子命中書省與御史臺翰林集賢院集議封
贈通制著爲令 賑遼陽蓋州及南豐州飢 是月前
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陳天祥卒於家年八十諡

文忠 五月庚申以大都留守拜特穆爾爲中書平章

政事擢中書右丞蕭拜住爲平章政事左丞阿爾哈雅

爲右丞郭貫爲左丞參議布哈爲參知政事

攷異拜特穆爾之除

拜宰相表系于六月今從本紀時特們德爾恃勢貪虐兇穢愈甚於是

進拜珠爲平章稍牽制之 庚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

遼陽金銀鐵冶提舉司 賑衡永等路飢 六月乙亥

制封孟軻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丙子融

寶柳州徭蠻叛命湖廣行省遣官督兵捕之 丁丑敕

凡鞫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丁酉河決汴梁沒民居發

糧賑之 秋七月壬子命御史大夫巴圖托驪整治臺

綱仍降詔宣諭中外 丙寅復以雅克特穆爾舊倫燕帖木兒

今改知樞密院事 八月癸酉以兵部尚書奇達為中書

參知政事政異表倫九月今從紀 巳卯帝至自上都 戊戌置

織佛像工匠提調所 九月辛丑以中書左丞郭貫為

集賢大學士集賢大學士王毅為左丞政異王毅為左丞宰相表倫六月今從紀

本紀 毅旋出為江浙行省左丞 庚戌陞縉山縣為

龍慶州以帝生是縣故也 巳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丙寅太白經天 冬十月辛未以江南行省侍御史高

昉為中書參知政事政異高昉擢參知政事辛相表倫四年正月今從紀 壬申

有事於太廟 壬午河南路地震 甲申敕五臺靈鷲

寺置鐵冶提舉司 乙未禁民有父在者不得私貸人

錢及鬻墓木 是月周王和實拉次延安圖古勒尙家

努博囉及武宗舊臣哩日舊倫釐日今改錫布鼎哈巴勒圖等

皆來會嘉琿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鎮之事

本非上意由左右構鬥致然請以其故自行省俾聞之

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

是哈斯罕爲太師特們德爾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

左丞相及嘉琿等至卽與平章政事塔齊爾行臺御史

大夫圖魯布舊倫脫里伯今改中丞托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

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托歡阿斯罕嘉琿會于河

中周王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克台等聞周王至咸率眾來附周王至其部與定約束十餘年間邊境寧謐初宣德府人武恪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八國學肄業選爲親王和實拉說書秀才及以周王出鎮恪在行王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此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歸恪遂還大都居陋巷教訓子弟十一月壬寅命監察御史監治嶺北鈎校錢糧半歲而代大萬寧寺僧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敕禁止

之 十二月庚午以知樞密院事圖古勒爲陝西行省
左丞相 丁亥立皇子碩迪巴拉爲皇太子兼中書令
樞密使皇后鴻吉哩氏所生也帝以嫡子欲立之碩迪
巴拉入謁皇太后固辭曰臣幼無能且有兄宜立兄以
臣輔之太后不許遂立爲太子授金寶開府置官屬

監察御史馬祖常上言皇太子天賦美姿急宜招延天
下碩德雅望文采博通之士朝夕起居以侍左右輔養
懿美薰陶冲和傳云成王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
爲輔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覩淫豔耳不聞優
笑居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旣成雖有放

心不能奪已成之性今皇太子春秋鼎盛請建立宮寮
覈求名實相副調護羽翼儲闈之才臣僕亦宜精擇不
可雜以商賈冗瑣之流天下休戚之源實在於此御史
段輔太子詹事郭貫等竝請近賢人擇師傅帝嘉納之
是歲翰林學士承旨陳鉅夫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
允命尙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
令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
餐粥少畱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充祿大夫
賜上尊命羣臣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敕行省及
有司常加存問集賢學士趙孟頫以鉅夫薦起家帝審

顧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至是擢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問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者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帝乃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輩嗶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賜貂鼠衣皇慶中命西僧必蘭納識里繡繹諸梵經典至是特賜銀印授光祿大夫

延祐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
食宜加賑恤朕思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
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惟當省
刑簿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乙卯諸王托克托駐

雲南擾害軍民以昂輝

舊倫按
灰今改

代之丙辰以知樞密院

事鄂勒哲

舊倫完
者今改

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壬戌冀寧

路地震

閏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賜鰥寡孤獨

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

辛卯封拜特穆爾爲汾陽王

壬辰賑汴梁等路飢

二月甲辰敕郡縣各社復置

義倉

戊申授近侍鄂勒哲布哈翰林侍讀學士知制

詰同修國史 乙丑升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賜銀印
三月丁卯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亥德安旱免屯田
租 戊申達哈遜寇遼吳王多勒達等敗之賜賚有差
乙丑帝夜坐憂旱謂侍臣曰雨暘不時柰何蕭拜珠
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省耶蕭拜珠惶愧頃之
帝露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
雨何避焉 翰林學士承旨圖古勒都爾密實劉賡等
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
嘉其令翰林學士阿琳特穆爾編譯之 五月戊寅改
太子衛率府爲中翊府 壬午黃州高郵眞州建寧等

處流民羣聚持兵抄掠敕所在有司其傷人及盜者罪之餘竝給糧遣歸以翰林學士承旨齊勤特穆爾舊

赤音帖木兒今改

爲中書平章政事以平章烏拜都拉爲集賢

大學士己丑擢左丞阿爾哈雅爲平章政事參政奇塔

爲右丞高昉爲左丞

政異齊勤特穆爾等除授宰相表俱倫六月今從本紀

己

丑以參議中書省事完珠張思明爲參知政事

政異元史張思

明傳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宰相表於四年六月書張而闕其名卽思明也今從紀浮屠妙總統

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

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違

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

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以爲萬億庫提舉不與黻官 六月戊申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罷以左丞相哈克繖爲右丞相特們德爾貪虐日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畱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而多爾濟已廉得其贓鉅萬乃與蕭拜珠及勝奏發其事內外御史共劾奏其桀黠奸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倉郊廟供祀馬受人珠寶之賄動以萬計且旣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巴爾濟蘇舊倫八爾吉思今改爲之使

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略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哈瑪特僧格之上四海疾怨已久願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詔逮問特們德爾逃匿興聖近侍家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誅其大奴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急徵政近臣以太后旨召多爾濟至宮門責之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爲集賢學士 已酉烏拜都拉復爲中書平章政事 參知政事張思明持法

峭直近臣疾之日構讒間遷工部尙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毋怏怏乎對曰勤職如初帝嘉歎之旋授宣徽院副使士瞻思明之字也 壬子以工部尙書

王桂爲中書參知政事 癸亥禁總攝沈明仁所佩司

空印毋移文有司 秋七月乙亥中書平章政事李孟

罷孟以衰病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

翰林學士入侍燕間禮遇尤厚 以江浙行省左丞王

毅爲中書平章政事 己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

田稼廬舍壓死居民 辛卯冀寧路地震 帝諭省臣

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爲婢其命

有司贖之還各部 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
對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
畱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
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八月丙申帝至自上都

庚申哈克繖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哈克
繖對曰臣等第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曾奉行朕
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
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紀綱可立風
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竝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必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尙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九月丙寅右丞相哈克繖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勲臣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相位制以宣徽院使遙授左丞相巴達錫爲中書右丞相哈克繖仍左丞相

壬辰嶺北地震凡三日 冬十月甲午有事於太廟

戊戌遣御史大夫巴圖參知政事王桂祭陝西嶽鎮

名山賑恤秦州被災之民 癸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

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幸惟朝廷者舊特旨

起復者不在禁例制可 十一月己卯復濬揚州運河

壬辰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闈

入禁中者坐罪大臣許從二人它官一人門者譏其出

入 十二月丁酉復廣州采金銀珠子都提舉司 饒

州路大飢米價翔踊總管王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

爲三等言於江浙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

會未報輒于下等減價十之二使民就糶行省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會行省左右司都事王克敬言于其丞相曰鄱陽去此甚遠比待報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乃得免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貢之一以詔書從事 江浙行省遣王克敬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有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

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者吳人從軍征日本陷于倭者及是從至中國訴于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耶朕有愛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

延祐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 丙子安南來貢

乙酉敕諸王位下民在大都者與民均役 丁亥會試進士 是月召前中書右丞尙文爲太子詹事 河北

河南道廉訪副使鄂囉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瀕瀕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離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雨水溢倉猝何以防禦

方今農隙宜爲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穎
之民得遂其生而汴城亦可恃以無患詔都水監與汴
梁路分監修治以二月興工至三月而畢以眞定路
總管曹伯啓爲司農丞命至江浙議鹽法伯啓旣至罷
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
次船戶倉吏資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 二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 和寧路地震 丁酉秦州秦安縣山
崩 戊申建鹿頂殿于文德殿後 辛亥敕杭州守臣
春秋祭淮安忠武王巴延祠 乙卯命中書省汰不急
之役 敕上都諸寺權豪商販貨物竝輸稅課 戊午

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
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
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
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
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三
月辛酉尙文入見年八十二矣帝顧太保庫春而目之
曰此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諭曰汝知古今識
道理練大務皇太子托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此朕
意也文見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
之太子異其言 戊辰廷試進士賜呼圖達勒霍希賢

以下五十人及第出身 癸未命晉王伊蘇特穆爾賑
遼東貧民 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乙酉御史臺言諸司近侍隔越中書聞奏者請如舊制
論罪從之 曹伯啓擢南臺治書侍御史上言揚清激

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
今愬筭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伯啓俄去位 夏四

月己亥昉羅捕獵戶成金等爲寇敕征東行省督兵捕
之 庚戌免懷孟河南南陽居民所輸陝西鹽課時解
州鹽池爲水所壞命懷孟等處倉陝西紅鹽後以地遠
改倉滄鹽而仍輸課陝西民不堪命故免之 甲寅

攷異

本紀于是日書以干勞史彌竒爲中書
平章政事表不書疑紀有訛字今闕之
以侍御史敬儼

爲中書參知政事儼初爲侍御史臺臣有劾去而復職

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命丞相樞密其決之儼曰如是

則臺事去矣遂卽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

曰事非由汝其復位至是拜參政臺臣復奏留之儼亦

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舊制諸院及寺監

得奏除其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

者儼以名齋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爲言乃奏悉追奪之

著爲令 戊午帝如上都 五月丁卯以御史中丞伊

拉齊舊作赤列爲中書右丞攷異本紀作伊拉齊爲左丞相以表考之乃左丞也

但表較紀遲一月
耳紀誤衍相字

壬申監察御史言此年名爵冒濫

太尉司徒國公接迹於朝管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
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
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勲業
昭著者存畱一二餘竝革去從之 癸酉遣官分道減
杖笞以下罪 己卯德慶路地震 鞏昌隴西縣大雨
南土山崩壓死居民給糧賑之 太子詹事尙文以年
老不受俸帝慰畱之仍諭其盡言教太子尋謝病歸
六月辛卯御史臺言管遣章律等經理江浙江西河南
田糧虛增糧數流毒生民已嘗奉旨俟三年徵租今及

其期若江浙江西當如例輸之其河南請視舊例減半徵之 乙巳術者趙子玉等七人伏誅時衛王阿穆爾

克

舊倫阿木哥今改

以罪貶高麗子玉言於王傅司馬曹圖卜

台

舊倫曹脫不台今改

等曰阿穆爾克名應圖識于是潛謀備兵

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至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津縣事覺誅之 西番土寇倫亂敕甘肅省

調兵捕之 以宣政院副使張思明爲西京宣慰使嶺

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爲變思明威惠並行邊境乃安因條上和林運糧不餽十二事帝勞以端視上尊

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深

書儒敷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
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可之 諸王布卑

雅敦之叛諸王額森實列吉及衛士多岱巴圖坐持兩
端不助官軍進討敕流額森江西實列吉湖廣多岱衛
州巴圖潭州 癸酉拘衛王阿穆爾克王傳印 壬午

罷河南行省左丞陳英等所括民田止如舊例輸稅

戊子鞏昌路寧遠縣山崩 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爲

忠節清烈公 八月庚子帝至上都 是月伏羌縣

山崩秦州成紀縣暴雨山崩朽壤墳起覆沒畜產 九

月癸亥大司農邁珠舊佺買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

桑圖說帝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 丁卯以中書右丞

伊拉齊爲中書平章政事左丞高昉爲右丞參知政事

完珠爲左丞吏部尙書雅濟格舊倫完只
干今改爲參知政事

致異宰相表
倫 十月今從紀 甲戌以倫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

十三人 己卯以江浙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

朝臣 丁亥立行宣政院於杭州設官八員 大同路

金城縣大雨雹 先是播州南寧長官洛麼倫亂思州

守臣招諭之冬十月己丑洛麼遣人以方物入貢 癸

巳改中翊府爲羽林親軍都指揮使司 甲午有事於

太廟 癸丑贛州路雲都縣里胥劉景周以有司徵括

田新租聚眾佗亂敕免徵新租招諭之十一月丁卯

用監察御史柰曼台

舊佗乃蠻帶今改

等言追奪建康富民王

訓等白身濫受宣敕仍禁冒籍貫宿衛及巧受遠方職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 癸未敕增

江西茶運司茶課初世祖時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因江西茶副帕合理鼎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酷取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使得以專制

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
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十二月辛亥置
重慶路江津巴縣屯田省成都歲漕萬二千石 是歲
中書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齊諾乞致仕許之仍給
半俸終其身齊諾退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煙山
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
供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
十一謚景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